

五代名画补遗 宋 刘道醇

提要

五代名画补遗

提要

《五代名画补遗》一卷，宋刘道醇撰。考晁公武《读书志》曰，《五代名画补遗》一卷，皇朝刘道醇纂。符嘉应撰序云，胡峤尝作《梁朝名画录》，因广之，故曰《补遗》。又别载《宋朝名画评》，三卷，亦注刘道成纂，符嘉应序。则刘道醇当作道成。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五代名画记》一卷，大梁刘道醇撰，嘉祐四年陈询直序。则补遗字又当作记。然此本为毛晋汲古阁影摹宋刻，楮墨精好，纤毫无阙，不应卷首题名乃作讹字。盖本此一书，振孙误题书名，公武误题人名，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又偶未见其书，但据两家之目，遂重载之。观卷首陈询直序，与振孙所言合，而公武所载符嘉应序，又即询直序中语，知公武并以《宋朝名画评》序误注此条，不但成字之讹也。胡峤名见《五代史·契丹传》，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其为《广梁朝画目》，注曰皇朝胡峤撰，则已入宋。其书今不传，道醇不知其仕履。此书所录凡二十四人。盖已见於胡峤录者不载，故五十年中寥寥仅此云。

五代名画补遗

○人物门第一

△神品四人（韩求、李祝、张图、朱瑶）

韩求（一云虬），李祝（一云祝），不知何处人。皆倜傥不拘，有经略才能，属唐祚陵季，遂退藏不仕，以丹青自污，而好游晋唐间。时大唐昭宗乾宁乙卯岁，乃封并州节度使李克用为晋王，城太原。及天祐甲子岁秋八月，梁王朱全忠不轨，乃立帝子辉王祝，是为哀帝。四年夏四月，帝禅位于朱全忠。时克用阴怀异图，窥伺神器，加以左右劝进，克用亦惧求、祝知之，乃命往陕郊画龙兴寺回廊列壁二百余堵。求祝乃对手画摄摩腾竺法兰以经来大各八尺泊三门上神数十身皆高二丈，又画九子母及罗叉变像，宛有步武之态。由是天下画流云集于是，莫不鼠伏。乃为画人妒其才识，后伺间隙，乃从容言于克用曰：“韩求、李祝有文武经术大略，今在陕郊画日久矣，辞多不顺，言大王有异图。”时克用方与子存勖画定大谋，忽闻求、祝之言，虑事泄见害，乃矫称按察境内，径往陕郊临观求、祝画壁。克用嗟异久之，特加慰劳，仍命酒张乐以宴求、祝。克用曰：“吾方有桧楫松舟之兴，与子同泛，可乎？”求、祝曰：“诺！”逮济中流，求祝俱醉，克用皆溺之。人问其故，克用对曰：“求、祝画之宗师也，天下号为第一，其神笔精，虑散入别境故也。”时君子太息而语曰：“怀异志，杀善人，死无日矣。”克用寻薨于太原，时梁开平二年也。

可列神品。

张图，字仲谋，河南洛阳人。朱梁太祖在藩镇日，图掌行军资粮簿籍，故时人呼为张将军。图少颖悟，而好丹青，及善泼墨山水，皆不由师授，自致神妙，亦不法今古，自成一派，尤长大像。梁龙德中，洛阳广爱寺沙门义暄，剩置金币，邀四方奇笔画三门两壁。时处士跋异，号为绝笔，乃来应募。异方草定画样（云用朽木描画），图忽立其后，长揖而语曰：“知跋君敏手，固来赞贰。”异方自负，乃笑而答曰：“吾尝谓画之圣在吾手笔，自余画者，不得其门而入，又安得至千圣乎？尔不知跋异之名，且顾陆吾曹之友也，吾岂须赞贰然后为功哉？”图亦忻然复曰：“顾绘右壁，或不克意，则请朽漫之。”异愈怒，乃授朽木大笔于图。图捧之，遂投朽木于地，就西壁，不假朽约，搦管挥写，倏忽成折腰报事师者，从以三鬼。异乃瞪目蹶蹶，惊拱而言曰：“子岂非张将军乎？”图捉管厉声曰：“然。”异乃雍容而谢曰：“抑尝闻将军之名，诚未拜将军之面，适观神笔刮利，信所谓事辞称其经者也。此二壁非异所能也。”遂引退，图亦不伪让，遂专其功。洛阳为之谣言，且讥异也（语在异评）。图乃于东壁画水神一座，直视西壁报事师者，其意思高远，视之如生，今并存焉。予又尝于武宗元第观图所画《十王地藏》一轴，绰有善护慈悲相，于今宝藏之。可列神品。

朱瑶，字温琪，不知何处人。幼学吴道子笔迹，由是知名。瑶尝客游雍洛间，时河南府金真观请瑶画经相及周庖中门列壁，世称神笔。后以历年浸远，颓圯倾圯，索然殆尽。今所存者，唯三清殿东一壁及长寿院内轮子金刚菩萨等，高六七尺。俗传昔会节园中凿移至此，深为谬矣。

△妙品四人（跋异、曹仲元、陶守立、王仁寿）

跋异，汧阳人，眉目疏秀，举止详雅，而性沉厚。然善画佛道鬼神及大像。异恃能，颇自负。抑尝於广爱寺为张图排斥，洛阳谣言曰：“赫赫洛下，唯说异画。张氏出头，跋异无价。”亦有惭色。后福先寺请异画大殿护法善神，异方朽约，忽一人自称曰：“吾姓李，滑台人，有名，善画罗汉，故乡里呼吾为李罗汉。当与汝对画，角其拙巧，以沽名誉。”异亦嘿思，恐如张图者，遂固让西壁与之。异乃竭精贮思，意与笔会，屹成一神，侍从严毅又设色鲜丽。此盖平生之所未能者，尽功于是。时京洛士人争来品藻，李氏乃纵观异画，见其精妙入神，非己所及，遂手足失措。时人谣曰：“李生来，跋君怕，不意今日却增价，不画罗汉画驼马。”由是异大有得色，遂夸咤曰：“昔见败于张将军，今取捷于李罗汉。”李氏深有怍色，倏起如厕，久而不出。人竞怪，乃往视之，李已缢于步檐下矣。异遂藁葬于城北之僧园。可列妙品。

曹仲元，建康丰城人。少学吴生，攻画佛及鬼神，仕伪南唐主李璟，为待

诏。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夺吴生意思，时人器之。仲元后乃顿弃吴法，自立一格，而落墨致细，傅彩明泽，南州士人咸器重之。后璟尝命仲元画宝志公石壁，冠绝当时，故江介远近佛庙、神祠尤多笔迹。

陶守立，池阳人。世业儒，性明悟，有大志，少通经史，能属文。南唐李璟保大九年春，守立程文不利，退处齐山，禁门却扫，屏绝交友，偃息蓬荜，琴棋诗酒外以丹青自娱。然长于神像鬼神、庭院殿阁、子女奴隶、车马、山水，靡不精妙。亦尝适兴于所居草堂，画《山路早行》及建康清凉寺浴室门侧画水，南州识者莫不钦叹。守立尝画罗汉一堂，为乡人所得，寻献于伪后主煜，遂籍帑府，会煜生辰，则张于后苑金山水阁，以资供养，其画为时所赏如如此。

王仁寿，汝南宛人，业儒，性通敏，颇涉文史，亦潜心绘画。初学吴生，长於佛像鬼神及马等。仁寿尝于京师大相国寺净土院大殿前画八菩萨，今见存焉。《耆旧传》云：“是吴道子笔。”其精致如此。晋陵帝开运四年春正月，契丹伪天皇王耶律德光以兵犯阙，时仁寿及焦著、王霭并为德光掠归。至我太祖至明大孝皇帝受禅享御，首遣驿使索仁寿等。时狄人方听命本朝，会仁寿及著考终，使独放王霭归国。仁寿有子士元，最知名。可列妙品。

△能品二人（竹梦松、陆晃）

竹梦松，建康溧阳人，亦潜心图画，长于人物子女，泊宫殿景致。仕伪南唐主李璟，为东川别驾。予尝于判太原府侍郎王公第见梦松画《春景士女》一轴（上有璟伪合同印及集贤院印记，并存焉）。其布景命意，绰约体态，宛得周昉之格。

△陆晃，嘉禾人。性疏逸，不修人事，好交尚气，每沉湎于酒，亦善丹青，多画村野人物。凡酒兴情逸，遇笔挥洒，出于临时，略不预构，故妍丑互出，或在绝格，或入末品。时伪南唐李璟常闻晃名，欲召之，会侍者谮之，以谓晃好把酒歌舞，无臣子之体，璟由是疏远之。

○山水门第二

△神品二人（荆浩、关仝）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偶。五季多故，遂退藏不仕，乃隐于太行之洪谷，自号洪谷子。尝画山水树石以自适。时邺都青莲寺沙门大愚尝乞画于浩，寄诗以达其意曰：“六幅故牢建，知君瓷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后浩亦画山水图以贻大愚，仍以诗答之曰：“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浩著《山水诀》一卷，为友人投进之，至今藏之书府。亦尝于京师双林

院画《宝陀落伽山观自在菩萨》一壁。予尝于供奉李公弟观浩山水一轴，虽前辈未易过也。门生关同最知名。

关全，不知何许人。初师荆浩，学山水。同刻意力学，寝食都废，意欲逾浩。后俗谚曰：“关家山水。”时四方辐凑，争求笔迹。其山中人物，惟求安定。胡氏添画耳（或曰胡翼）。且同之画也，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卓尔峭拔者，同能一笔而成，其竦擢之状，突如涌出，而又峰岩苍翠，林麓土石，加以地理平远，磴道邈绝，桥约村堡，杳漠皆备，故当时推尚之。

○走兽门第二

△神品二人（胡环、东丹王）

胡环，山后契丹人（或云：环本慎州乌索固部落人），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於精神。其於穹庐部族，帐幕旗旆，弧矢鞍鞞，或随水草放牧，或在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故人至于今称之。予观环之画，凡握笔落墨，细入毫芒，而器度精神，富有筋骨，然纤微精致，未有如环之比者也。

东丹王赞华，契丹大姓，乃耶律德光之外戚，善画马之权奇者。梁唐及晋初，凡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尝得赞华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予於赞善大夫赵公第见赞华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其所短者，设色粗略，人口短小，此其失也。

○花竹翎毛门第四

△神品二人（钟隐、郭权辉）

钟隐，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婴俗事，好肥遁自处。尝卜居闲旷，结茅室以养恬和之气。亦好画花竹禽鸟以自娱，凡举笔写像，必致精绝，时无伦拟者，尤喜画鹞子、白头翁、鸚鸟、斑鸠，皆有生态，尤长草棘树木。其画在江南者，悉为南唐李煜所有。煜亲笔题署及以伪玺印之。升元中，齐安张校尉得隐画鹞鸟二轴，张之宾次，时金昌宗题诗曰：“为厌翻翔不苇丛，戢翰侧脑思何穷？侍童莫便褰帘过，只恐惊飞入碧空。”其为人珍赏之，多此类。门生郭权辉，亦有能名。

郭权辉，北海营丘人，俗呼郭将军，世为山东右姓。初师天台钟隐，攻画飞走像。权辉亦常於别墅特构一第，止畜禽鸟等。权辉每澄思涤虑，纵玩于其间，故凡举意肆笔，率得其真。予尝于武宗元及富商高氏第见权辉画架上鹞子二轴，精妙入神，故今之人呼为郭将军鹞子。及善布野景草木，为今昔所贵。

△妙品一人（施璘）

施璘，字仲宝，京兆蓝田人。善画生竹，为当时绝技。予尝观璘画十幅竹图，凡老根薄石，笋枝附箨，扶疏交映，青翠满庭，宛得三湘高秋之野色。故

后周起居郎韦重过留题曰：“祐箨危根缴石头，千竿交映近清流。堪珍仲宝穷幽笔，留得荆湘一片秋。”

△能品一人（丁谦）

丁谦，晋陵义兴人。始师萧说杂画，后专写生竹，时号第一。予尝览谦画倒崖及病竹，笔法快利，根瘦节缩，诚得危挂雕瘁之状，可列能品。

○屋木门第五

△神品一人（卫贤）

卫贤，京兆人，仕南唐，为内供奉。初师尹继昭，后刻苦不倦，执学吴生。长于楼观殿宇，盘车水磨，於时见称。予尝於富商高氏家观贤画《盘车水磨图》，及故大丞相文懿张公第有《春江钓叟图》，上有南唐李煜金索书《渔父词》二首，其一曰：“阆苑有情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其二曰：“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兰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瓿，万顷波中得自由。”

△能品一人（何遇）

何遇，河南长水人，善画宫室池阁，窃慕卫贤笔法，故声华大振。尤善山水树石，为当时所称。其间人物则假手于人，可列能品。

○塑作门第六

△神品三人（内装鸾一人附杨惠之、刘九郎、王温）

杨惠之，不知何处人。唐开元中，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而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忿，专肆塑作，能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时人语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其为人称叹也如此。”惠之尝于京兆府长乐乡北太华观塑玉皇尊像，及汴州安业寺净土院大殿内佛像（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为大相国寺），及枝条千佛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当殿维摩居士像，又于河南府广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乃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先是，惠之将塑楞伽山也，乃为大义净三藏咒其土，故至于今，跂行喙息，蠅飞蠕动物及飞禽悉不敢至山所，其精绝殊圣，古无伦比。逮唐末广政中，冤句人黄巢贼乱京洛，焚燎寺宇几尽矣，惟惠之手迹，惜其神妙，率不残毁。故楞伽山亭，凡留题诗板，近逾百首，竟为判西京留守刑部侍郎晁直谅悉铲去之，今存者止三首尔。其一，成纪李琪题曰：“善高天外远，方丈海中遥。自有山神护，应无劫火烧。坏文侵古壁，飞剑出寒霄。何以苍苍色，严妆十七朝。”其二，洛阳首座沙门净显曰：“灵异不能栖鸟雀，幽奇终不著猿猱。为经巢贱应无损，纵使秦驱也谩劳。珍重昔贤留像迹，陵迁谷变自坚牢。”（本失二名）且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今古绝技。惠之尝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也。”像成之日，惠之亦手

装染之，遂於市会中面墙而置之。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其神巧多此类。后著《塑诀》一卷，行于世。

刘九郎，失其名，不知何许人也，尝於河南府南宮大殿塑三清大帝尊像及门外青龙白虎洎守殿等神，称为神巧。时广爱寺东法华院主惠月闻九郎名，乃请塑九子母。后工毕，声动天下。惠月乃以五百缗酬之。九郎得之，不委谢而去。又于长寿寺大殿中塑卧孩儿一，京邑士人，无不钦叹。或人称曰：“广爱寺九子母，乃刘君技之绝者也。”九郎乃皖尔言曰：“吾之所塑九子母者三，今幽者第一，陕郊者第二，广爱者第三，焉得谓之绝？”时人叹其精致。

王温，不知何处人。善装銮彩画，其精功妙技，为古今绝手。先是，有唐中宗大和昭孝皇帝神龙二年丙午岁，有汴州安业寺沙门惠云，（唐之汴州宣城军节度，即今京师也。安业寺，即今大相国寺也）往濮阳成寺得弥勒瑞像样，高一丈八尺，后归寺铸成，欲于安业寺安置，（失铸人姓名也）乃为本寺僧众嫉而拒之。惠云乃于安业寺东遍别营建国寺而安之。睿宗兴孝皇帝延和初，建国寺被毁，其像将迁入安业，有瑞光。会官吏敷奏，寻敕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后赐御书额，乃省安业寺属焉，则今之京师左街大相国寺是也。（惠云铸成金像时，为本寺僧众嫉其能而不许安置，惠云遂以囊篋所有，乃资歙州司马郑景之第安置，洎掘地得碑，乃北齐文宣皇帝天保二年辛未岁置建阁寺也。时为探访史韦嗣立知之，仍复命为建国寺，俾惠云主之，实嗣立命也。建国寺，今药师院是也。延和元年壬子岁，王志暗为汴州采访使，奉诏毁折治内无额祠庙，建国寺寻被毁折。其金像为安业寺所迁，时具万夫众方不能少动，而佛面现白毫金相瑞光，上烛于天。时王志暗、郎中贺兰务温、录事焦立功具实闻奏，寻准前制，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仍并安业寺而属焉。至明宗至道皇帝先天元年即位，乃尊睿宗为太上皇，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太上皇乃手书大相国寺额赐焉，今大相国寺是也。今寺额乃本朝太宗皇帝御书也）寺之大殿弥勒瑞像，则惠云所铸者也。其金像彩画，则温所装者也。洎观其金像彩画圣容，能具种种大慈大悲端严相好，诚得当来下生善现救护之意，又观头上肉髻发，维琉璃色，于身圆光中有千万亿坚束迦宝，以奉庄严，则温之功不可谓不至矣。识者曰：“夫装鸾，塑像之羽翼。”是即是矣，故得预十绝之一，而勒于寺之碑者，正谓是也。（今大相国寺有十绝碑，其略目一，大殿金装圣容金粉，面肉色，并三门下善神一对，匠人王温具一绝也。

○雕木门第七

△神品一人（伎巧夫人严氏）

伎巧夫人严氏，乃沙门蕴能妹也，形质枯瘁，鼻多长毛，而性开达明悟，恭肃柔和，尤好佛陀大教，及善鼓琴，亦能雕木。后随兄弟蕴能居余杭，尝

得檀香木，一段盈尺，夫人乃刻作瑞莲山龕门，雕成细真珠八花球露重网，然后透刀刻成五百罗汉众相，其形相待从，一一互出，皆兹觉法相。时郡将给事中马公闻之，乃令健步索而观之。马公一见，惊其神巧，遂露章贡于章圣皇帝。上目之，嘉叹移刻，乃赐金帛有差，仍命严氏为伎巧夫人，其为上旌宠也如此。